

文化旅游的卖点。

棣花古镇景区不收门票。走进清风街，原来的水泥路已经变成了青石路，新修的小溪在街道一旁清澈地流淌。整个小镇，贾平凹的书法随处可见，无处不在。高大的牌楼上挂着贾体对联：上联是“清风徐来犹见商於汉唐柳”，下联是“秦腔乍起且醉棠棣宋金人”。

我穿过宋金桥，两侧站着两排铜雕古装士兵的像，风景区里面的布置，都是按照贾平凹小说的描写修建的。走过宋金街美食一条街，行过艺术馆茶坊，绕过月牙泉，来到二郎庙，看过戏台、魁星楼，再一直走到风雨桥，穿过千亩荷塘，经二龙桥再抵达清风街，最后到达贾源村，参观贾平凹艺术馆和老宅。

贾平凹的旧居，归属棣花镇下面的贾源村东街五组，原本是一个普通的乡村院落。青砖黑瓦白墙的老宅，如今已经焕然一新。一道简陋的院门，现在穿上了外衣和包装，变成了土门楼。老宅的门槛是斜的，原因是风水，为的是方向正对着门前风景秀丽的笔架山。

推开两扇柳木大门，进了门是一个开阔的院子，三栋瓦房，一栋主屋坐南朝北，两侧东西朝向。和以前相比，老宅已经翻新过了，但原有的布局风貌未变。土坯墙改为了砖墙，院子地面也用砖铺平。屋里的地面，原是黄土垒平的，现在铺上了米黄色的大理石砖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生活艰苦的时候，小院人满为患，住了贾平凹所在的大家族，8户人家，快30人。

和几年前相比，院子里没有变的是贾平凹父亲当年种的梨树，还

不能不说，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奇迹，一个作家的虚构出来的文学世界，居然改变了一个真实世界的地理面貌。

有一个巨大的水缸，还有一块圆滚的石头，原来是用来洗衣服用的。穷困年代，贾氏家族大家庭的粗布黑衣，用皂角浸泡后再放在石头上，用棒槌敲打冲洗干净。

在院子的角落，多了一块巨大斑斓的石头，墙边竖立了一块木牌子，全文是《丑石》，这篇文章影响巨大，原因是它入选了北师大版的第十一册《语文》读本。

新建的贾平凹文学艺术馆，占地规模很大。入口临街的墙上是一大面铜雕，上面铭刻的都是贾平凹小说的图书封面。文学艺术馆统一以传统的灰色砖砌成，褐红色的门窗，在蓝天白云下看着很和谐。

文学艺术馆分成文学馆、书画馆、艺术馆、影音馆，陈列的都是他各种版本的图书，生平事迹，照片墙，手稿和书法、绘画作品，还有一些被改成影视的作品的录像带、VCD、DVD，最中心的位置挂着一个巨大的电视机，播放的是贾平凹接受董卿《朗读者》的采访场景。

最大的是文学馆。除了他出版的图书、照片墙，最亮眼的是贾平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证书，《废都》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，《浮躁》等获得各种奖项的证书，还有贾平凹手拿船桨的立体人像，供游客合影留念。

有趣的还有贾平凹小时候用过的生活器物和学习用具，有他小时候用过砍柴的柴刀、捡菜的竹篮，学习用的算盘，小学和初中学习获奖的证书。贾平凹的弟弟贾栽凹在老屋的一角，摆了一个书摊，专卖贾平凹的图书签名本。

贾栽凹继承了父亲的职业，一直在丹凤县的中学教书当老师，退休后因为老家旅游开发，干脆和老伴搬回乡下老屋，打理贾平凹文学艺术馆，照料老屋摆起书摊，做起了独家的签名本的生意。

他现在的名字，也是效仿贾平凹，后来根据谐音改的。贾平凹原名“贾平娃”，后来改名“贾平凹”，贾栽凹跟着哥哥，原名“贾再娃”，改成“贾栽凹”。这个名很容易理解，就是贾家又生了一个牛牛娃。下面两个妹妹，大妹妹住在商洛，小妹妹如今居住在西安。

此外，贾平凹小说作品里的《高兴》原型刘书征，和贾平凹是小学、初中的同学，一个院子里长大。“我和他小时候一个院子里长大的。两人的母亲都叫周小娥，同名同姓，也是同学，关系特别亲近。”1970年，刘书征参军到东北当兵，复员后在县里招待所当厨师，后来因为违反计划生育超生，他回家务农，后来到西安打工，送煤球、捡垃圾为生。后来，贾平凹把他的故事写成了长篇小说《高兴》。

因为老家的旅游开发，刘书征和老婆结束了在西安捡破烂的打工生涯，回了贾源村老家，开发了可以住宿吃饭的农家乐，还卖书写字。我见到刘书征的时候，他正在家里堂屋里的书摊上写毛笔字。堂屋的三面墙上，挂上了贾平凹送他的几幅书法作品，还有他和贾平凹的合影。

因为小说《高兴》后来改成了同名电影上映，刘书征接受了很多新闻媒体的采访，还上了电视，成为了老家闻名遐迩的文化名人，干脆改名“刘高兴”。如今，借贾平